

[游 民 ' 文 字 域]

Game
Storyline

电玩小说族

柏德之门

柏德之门再度开启 · 中文世界更加精彩

[玩家视野]

原著 ◆ Philip Athans 翻译 ◆ 叶永青

G点 · 年代的面容

- 游戏完全对白
- 体会无我角斗
- 超炫感受
- 第三者看世界

2000年问世的英文版

《柏德之门》

成为当年度最佳单机游戏之一

2002年《柏德之门》中文版

再掀风暴文库本成为最畅销奇幻小说之一

从 I 代到 III 代文字之旅全接触

金牌玩家颠覆行动

第三波 最强推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游 民 文 字 域]

电玩小说族

LACK ISLE
studios

BiOWARE



dur's
ate II
WS of AMN

柏德之门

《柏德之门》Philip Athans 著 . 叶永青译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 Bio Ware 公司与 Wizards of the coast 公司授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本书内容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转载或刊登。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4 — 2002 — 6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德之门/Philip Athans(菲利浦·安塞斯)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3

ISBN7 - 204 - 06716 - 9

I. 柏 ... II. 安塞斯 III. 小说 - 翻译作品 - 世界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211

责任编辑: 周建群

封面设计: 周 明

版面设计: 徐 维

责任印刷: 李可达

柏德之门

Philip Athans 著 叶永青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四川三台永安印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5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4 - 06716 - 9/I · 1217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声 明	1
第一章 逝 去	2
第二章 沙洛佛克	11
第三章 暗夜狂猿	14
第四章 友善之臂	21
第五章 纳西凯	32
第六章 幸运麦酒	40
第七章 铁矿瘟疫	48
第八章 精灵撒恩	55
第九章 食尸鬼	62
第十章 铁王座	67
第十一章 安息	72
第十二章 挣扎	79
第十三章 卡立德	86
第十四章 追踪	93
第十五章 斗篷森林	101
第十六章 蜘蛛地狱	110
第十七章 欧罗赛族矮人	117
第十八章 柏德之门	127





魔法世界，神恶无间道

第十九章	七太阳商盟	137
第二十章	战斧	146
第二十一章	大公爵	155
第二十二章	母亲	162
第二十三章	烛堡大门	170
第二十四章	失望	178
第二十五章	逃脱	185
第二十六章	影贼	191
第二十七章	爱人	197
第二十八章	证据	204
第二十九章	兄弟	211





献给我的两个女儿

(我毕竟还是普通人)

声 明

虽然‘阿波戴尔’是一个完全由我创造的人物角色，但小说的开头，中间大部分以及结尾的故事都是来自于 Bio ware 公司杰出的电脑游戏《柏德之门》，感谢 James Ohlen, Lukas kristjanson, Rob Bartel, Ray Muzyka, John Gallagher, Scott Greig 和其他 Bio Were 公司《柏德之门》制作小组的成员。感谢 Interplay 的 Black Isle 分部，谢谢，伙计们，这是非常有趣的经历！

而且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我的编辑 Jass Lebow. (好了，我的书里加上了你的名字。我的五块大洋在哪里?)

“托姆神，救救我！”阿波戴尔呐喊着，挥剑向左右砍去。蜘蛛停顿了一下，阿波戴到乘机滚到一边，希望可以逃脱蛛网。随着一阵剧痛，手臂上的肌肤被撕脱，一股蛛网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脖子。他现在就像蜘蛛网上的一只苍蝇，即将成为八腿猎食者的大餐。阿波戴尔绝望的挣扎只能使他在黏稠的蛛网囹圄中越陷越深。

“别动！”蜘蛛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噪音如同玻璃在钢铁上划过般刺耳，使阿波戴尔不禁毛骨悚然；更令他感到万分恐怖的是这生物竟拥有语言能力！“别动，人类。让克莱伊亚把你吸干，让克莱伊亚把你吸干！”





魔法世界，神恶无问道

第一章 逝 去

剑刃猛烈地撞击，迸出的蓝白色火花形成一道优雅的圆弧映入阿波戴尔的视线。剑身的撞击使得沉重的阔剑一阵颤动，但他毫不理会，继续朝进攻的方向施力。阿波戴尔高大而强壮，旋风般的攻击令他的对手招架不住。那人踉跄着后退了几步，仅靠左手勉强维持着身体的平衡。阿波戴尔看见对方破绽大开，立即挥剑抢攻，直取对方显露的中盘。无情的剑刃劈断了敌手的锁子甲，深深地砍进血肉，直至骨髓。

阿波戴尔在四名刺客中发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这些人都是佣兵一群为钱卖命的士兵和凶徒），正如阿波戴尔自己一样。显然他们受雇于人，但雇主是谁、出于什么原因，阿波戴尔对此毫无头绪。

那名被阿波戴尔击杀的男子经过了十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他低头凝视着那道几乎将他斩成两半的伤痕。在四溅的血花中，灰黄色的内脏隐约可见。那人脸上的表情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惊讶、黯淡，甚至夹杂着一丝失望。这景象使阿波戴尔的心脏狂跳起来，说不清是因为恐怖还是快意。就在阿波戴尔略一迟疑问，另外一名刺客借机近身。佣兵双手中两把锐利的小斧疯狂地挥舞着，其中一把几乎砍中阿波戴尔。

“卡蒙，”阿波戴尔说着从容退后半步，避开第二把斧头。“久违了。”

一年前，阿波戴尔曾经和这个佣兵共事过，共同看护阿斯卡特拉的一间仓库，当时试图窃取其中物品的盗贼络绎不绝。卡蒙的标志正是这迅捷狂暴却又稍欠精准的双斧攻击。他是一名矮小而结实的战士，欠缺经验的对手往往



会低估他。但是任何与阿波戴尔一样和他交过手的人，都可以透过他水晶般的蓝色眼睛中闪动着的犀利眼神中，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名灵巧善战的战士。

“阿波戴尔，”卡蒙说，“我真替你的父亲感到难过。”

这是一个老伎俩，老得甚至超过葛立安。对于阿波戴尔而言，葛立安似乎是行走在整个费伦大陆上最年迈的人。阿波戴尔用眼角的余光可以看见葛立安——他的养父独自进行战斗，并且一如既往地尽量避免杀死刺客。但显然他的对手并没有老人的慈悲心肠。那名用头巾仔细盖住面孔的深肤色匪徒手持弯刀向葛立安猛扑过去，却因为速度太快而收势不住。葛立安用他那根沉重的橡木手杖暂时可以应付，但他能支援多久？

阿波戴尔一闪身，借着卡蒙持右手斧近身之机，挥剑向斧颈劈去。阔剑锋利的刀刃一下子切入了斧柄，阿波戴尔顺势一提，利斧立刻脱手而去，在刺客的手掌上留下了一道血痕。卡蒙诅咒着迅速跃开三步。武器的脱手不但使他阵脚大乱，而且还让他分心疏于防守。阿波戴尔的经验告诉自己决不能错过眼前的大好战机，但此刻斧头却仍旧紧紧地嵌在剑锋上。

阿波戴尔知道现在绝不是停手拔斧的时机，但当他听到身后传来沙砾的碾轧声时，还是不顾一切地要摆脱剑身上的战斧。他内心暗自希望卡蒙可以就此知难而退，但这个矮小的凶徒却已经稳住了阵脚，手持另一柄利斧逼近，低挥着直取阿波戴尔的腰际。

阿波戴尔屈膝伏身，横剑当胸以格挡自保。几乎就在他双足跃起，身体向后倒去的同时一柄大戟从后呼啸而至。发出沙砾的碾轧声的正是踏着沉重脚步的伊格斯。当刺客们在小路上初现时，伊格斯是阿波戴尔第一个认出的人。疤痕满面、令人无端生厌的伊格斯，看起来仍旧是八个月前在加考恩输掉与阿波戴尔的赌约时的模样。就在阿波戴尔陷入回忆，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的时候，一股温热浓稠





魔法世界，神恶无间道

的鲜血突然迎面扑来。

伊格斯原本劈向阿波戴尔的重击，却意外地将卡蒙整个头颅劈成两斗。阿波戴尔心底泛起一丝失望，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询问卡蒙，他们守护的仓库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阿波戴尔缩身蜷成一团，翻身站了起来。卡蒙的手斧此时依旧顽强地嵌在剑身上。他希望伊格斯卡在卡蒙头颅中的武器，可以为他赢得从后面发动进攻的机会。但就在此时，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从肋间传来，使阿波戴尔难以呼吸，身体本能地向左侧倒去。

第五个刺客一直潜伏在阿波戴尔身后，趁其不备时向他发射了一枝十字弓箭，箭身一下子刺入了阿波戴尔的右肋。阿波戴尔拔出箭，放松锁子甲胸衣，剧烈的疼痛使他咆哮起来。他愤怒地注视着十字弓手，迫使他在恐惧中退去。阿波戴尔只能希望这是以吓阻十字弓手不再发动偷袭，眼前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要解决。

伊格斯大声地诅咒着，扭动刀刃，努力想要从卡蒙的头颅中拔出长戟。阿波戴尔知道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接近长戟手，但他还是给了自己几秒钟时间去了解父亲的情况。葛立安防御得很好，使得对手在一次又一次的弯刀进攻中无功而返。

“我们可以永远这样打下去，克利萨。”葛立安凭藉对手特有的服饰和用刀猜出了他的身份，“或者直到你说出雇用你们的人的名字，和他要杀我们的理由。”

阿波戴尔终于从剑上拔下了卡蒙的斧头，他一边留意着伊格斯焦躁的工作进度，一边关注着他的父亲。

佣兵克利萨狞笑着，露出晦暗的银牙，对葛立安说，“有人额外付钱，先生，要我们保密。如果你向我们投降，或许还有保命的可能。”

犹如从警卫塔上头投下的西瓜般，卡蒙的头颅发出了爆裂声，伊格斯的武器终于获得了自由。他抡圆舞动着长



戟，将更多卡蒙的鲜血溅到阿波戴尔身上和路面上。阿波戴尔挥臂掷出斧头，被伊格斯轻易闪过。但飞斧并非想取伊格斯的性命，只是要让他失去平衡。在这个间不容发的瞬间，阿波戴尔知道只有舍命进攻才能验证他的战术是否奏效。

阿波戴尔大步跨越，快速逼近伊格斯。他的双足一瞬间冒险跃起，挺直剑尖向伊格斯刺去。阿波戴尔可以感到剑刃刺穿了佣兵锈蚀装甲上的一道裂沟。他弯起双腿，想要在站直起身时借势向上拖动剑身，给伊格斯来个开膛破肚。可惜伊格斯并非完全失去平衡，他扭动身体，勉强避过了阿波戴尔的剑尖。一时间鲜血飞溅，显然伊格斯只避过了要害，但他仍旧忍痛坚持战斗。

长戟又一次迎头重击，阿波戴尔匆忙举剑，几乎招架不住。他的阔剑深深地没入了长戟致密的木制柄身中，这次轮到阿波戴尔失去武器了。伊格斯见形势瞬间逆转，疏于打理的棕灰色胡子中露出了他得意的焦黄牙齿。虽然在阿波戴尔有力的握持下，扭转沉重的长武器使得伊格斯感到疼痛不已，伤口也似乎愈加扩大，但阿波戴尔的剑最终还是脱手而去。

当阔剑从长戟上掉落时，伊格斯发出了夹杂着咳嗽的桀桀笑声。他绝不会像阿波戴尔那样因为牵挂父亲而绑手绑脚，他会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阿波戴尔可以听见一阵阵的金铁交鸣声不断传来，看来他的父亲仍与剑客克利萨苦战不休。他知道现在还得继续同伊格斯单打独斗，而且是空手对白刃。

或许伊格斯有些疲惫，抑或是流失了太多血液，他向阿波戴尔逼近的步伐缓慢而又笨拙，以至于伊格斯的长戟被阿波戴尔用手臂挡开时，年轻的战士竟然感到有些失望。阿波戴尔的右臂在强烈的碰撞下几乎断裂，但他强忍着剧痛，扬起左脚，靴子毫不含糊地重击在伊格斯渗血的伤口上。





魔法世界，神恶无间道……

伊格斯惨叫着摔倒在地，双腿犹如枯树枝般甩起。阿波戴尔立刻拔出葛立安作为成人礼物送给他的银匕首扑了上去——很快地，生命的迹象在伊格斯的眼睛中消逝殆尽。虽然阿波戴尔知道葛立安绝不会赞同，但此情此景还是使他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就在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葛立安仍在苦战之中，而且——

十字弓手从阴影中走出，黑暗的眼睛有如利刃切开了清晨的朝阳，每走一步皮甲都不堪重负似地吱吱作响，油腻的红色长发在风中飘动。他小心翼翼地瞄准葛立安。

阿波戴尔发出凄厉的尖叫，“父——”

十字弓发射！沉重的钢筋带着嘶嘶声划破空气。

“——亲——”

箭深深地没入了葛立安的眼睛。

“——爸！”

阿波戴尔知道在葛立安抽搐的身体撞击沙砾路面之前，他就已经失去了唯一的父亲。

鲜血般的猩红色充斥着他的视野、如雷的轰鸣在耳边回荡、强烈的苦涩充斥在阿波戴尔的口中，就在这一刻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暴怒地冲向佣兵克利萨——因为幸存的两名刺客中他的距离最近。阿波戴尔沉重的银匕首前后挥刺着，就像在田野间劳动一般。克利萨急忙架起弯刀，向后退避。

一阵亮响的剑锋撞击声过后，克利萨的精炼弯刀被阿波戴尔复仇的剑刃当场斩断，他甚至只来得及发出某个被遗忘神名的第一个音节。那断裂的大半截刀身狂野地旋转着，飞进了沙砾路边的灌木丛中。失去武器的克利萨只能持续后退以逃脱匕首的攻击范围，在绝望中看着断裂刀身飞走。

突然克利萨的脚陷入了路面上的车轮印痕中，他一下子失去平衡向后摔倒，恰好躲过了砍向他喉咙的第二道剑光。



阿波戴尔如同猛兽般咆哮着，在狂暴的复仇怒火驱使下再次向前扑去，挥刀斩杀。他的手臂因匕首沉重的刀刃上突如其来的抗力而震颤。

天旋地转一下子笼罩住了克利萨，粘稠的液体扑溅上了他的脸颊。在恍惚间他似乎看见了断剑在撞击地面之后高高弹起。如果克利萨的头颅在掉落的瞬间尚有思维，或许还可体会到最后的死亡感觉。但和身体一样，他的头颅在掉落地面之前便已经死去。

十字弓手并没有花费工夫进行诅咒、乞求或者威吓。虽然他远非宝剑海岸最聪明的家伙，但至少还拥有转身逃命的基本智慧。

复仇的狂怒彻底淹没了阿波戴尔，使他完全失去了控制。他紧紧追赶着十字弓手，在充斥胸膛的复仇烈焰中将其屠宰成一堆流血的肉泥。最后，烛堡葛立安的养子倒在一堆破碎皮革、淌血肉块和十字弓碎片上，放声恸哭。

* * * *

阿波戴尔在宝剑海岸一带仗剑为生已有数年，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就在十天前，他刚刚护送过一个商队从柏德之门平安到达烛堡图书馆。这巨大的修道院是他童年时代的家，也是他所知道最接近真正的家的地方。正是葛立安，一个好心但严厉的僧侣，在对勇敢和愚钝之神托姆的膜拜中把他抚养长大。葛立安总是尝试着把他对于文字、历史和费伦大陆传统的爱好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他。

尽管阿波戴尔起初也曾努力学习过，但到最后他总是心猿意马，很快父子两人都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习惯僧侣的生活，隐居在修道院中抄录伟大文献或者是记录他人的知识和经验。阿波戴尔寻求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而在烛堡的安全城墙之外的世界中，他找到了。

这似乎使得葛立安有些不安。虽然葛立安从来无法真正宽恕阿波戴尔对于战斗和杀戮的渴望，但在内心深处他却仍旧感到自己能够理解养子。





魔法世界，神恶无同道

阿波戴尔长得同他的养父毫无相同之处，对于熟悉他们的人而言，两人的想法毫不相像更不是为奇。葛立安清瘦、书卷气而拘泥礼数；而阿波戴尔则是肌肉纠劲、轮廓分明、一头乌黑的长发随风优雅飘逸。七尺高的阿波戴尔比他的养父足足高出一尺，而体重则几乎是老人的三倍。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亲近交谈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当阿波戴尔得到护卫一个柏德之门商队的机会时，他立即接了下来。不仅因为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拮据，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想要再去看看他的老父亲。

从阿波戴尔跨进烛堡大门起，他们的会面就显得异常地情绪化。葛立安起初非常高兴看到他。但也许是阿波戴尔与佣兵或者杀手厮混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葛立安看起来又并非完全乐意再次见到他。首日傍晚他们谈了很多，从贪婪不足的商人到四处劫掠的兽人，从听海观潮的海边旅店到战士间兄弟手足般的情谊，葛立安对于阿波戴尔战斗和获胜的故事总是十分好奇。但是那天晚上葛立安却又显得心事重重。葛立安的一反常态使年轻的战士依稀感到父亲有事情要告诉他。

阿波戴尔一贯的做法就是直接询问父亲正在挂念些什么。葛立安先是微笑，然后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他的脸庞隐于群星的花冠之中？”葛立安引用某个阿波戴尔依稀记得的吟游诗人的诗句反问。

“爱佛阿克沙的斯坦伊？”

“帕西斯，”葛立安纠正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阿波戴尔对此唯有点头。然后葛立安直接了当地问他：“你愿意和我去个地方吗？”

阿波戴尔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能久留，父亲，你知道我对你的那些书籍和卷轴——”

“不，不，”葛立安用沉重而忧虑的笑声打断他的儿子，“不是那些。我是指，我是指在烛堡地界之外，一个被称为友善之臂的地方。”



阿波戴尔也笑了。他当然不止一次路过这个传奇式的客栈。他去过那里几次，寻找工作、好酒或者女伴，而且从来都是三者至少可得其一。但是父亲为什么要去那里，他毫无头绪。

“那里有两个……我必须会会面的人，”葛立安说，“而且路途可能非常危险。”

“是不是和我的双亲……我的母亲有关？”尽管阿波戴尔努力克制自己，但问题还是脱口而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

每当阿波戴尔提起他一无所知的父母时，葛立安的反应总是相同。年迈的僧侣似乎承受着某种想法所带来的巨大折磨。

“不，”葛立安直接回答道。经过一个漫长、紧张而尴尬的停顿，他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母亲。”

他前往友善之臂同某些带给他重要资讯的人会面，这就是所有的原因。葛立安的生命总是以搜集他人的资讯为中心，对于这样的要求阿波戴尔并不感到意外。他当然同意，自己也曾数次前往友善之臂，现在有了父亲的陪伴，这次的路途将会是一次愉快的新体验。

次日清晨，两人第一次一起走出城堡。他们沿着野外宽阔的海岸大道行走了三天，一路顺利，直到他们发现一群亡命徒把守着去路为止。

* * * *

阿波戴尔发现父亲尚有生命迹象，他立刻冲到倒地的老人身边。

阿波戴尔断续地吸入一口气，疼痛使得他如同溺水的人抱着漂浮木桶般颤抖着。阵阵剧痛源源不断地从他体侧的伤口涌出，从腰部到颈部一路肆虐到眼球后的部位。阿波戴尔几乎是摔倒般坐到父亲的身边。他努力想要呼唤父亲或者说些什么，但声音却哽咽在喉咙中，痛苦驻留的词语几乎要使他窒息。





魔法世界，神恶无问道……

他父亲仅剩下的一只眼睛转动着，好像在进行盲目的搜寻。他的左手颤抖着，在皮带上的钱袋中摸索。右手因为疼痛而痉挛，手指间紧紧地抓着沙砾石块，好像要将痛苦挤碎赶走一般。

“我的一”葛立安终于发出声音，一个清晰的词。

一是的。”阿波戴尔说着，感到喉咙又是一阵紧缩，将更多的话语紧紧地封闭起来。他的眼睛因流血濒死的父亲而盈满泪水。

“阻止它。”葛立安说，嗓音清晰得令人难以置信。接着老人的口中又冒出了一阵阿波戴尔无法辨认的含糊声音。

年迈的僧侣抬起手，阿波戴尔模糊地感到他在施展某个法术。葛立安沿着养子的身体，轻轻地触碰着，但濒死老人的手在到达年轻战士身侧伤口前已经无力地垂下。一阵暖意流过阿波戴尔的上腹部，体内烧灼般的疼痛立即缓解。葛立安吐出一丝悠长而痛苦的气息，阿波戴尔身侧的伤口开始闭合，很快就接近痊愈。“现在该你自己了。”阿波戴尔说。

但葛立安并没有开始施展另一个法术。“这是最后一个。”僧侣嘶哑地说道。

当阿波戴尔明白到养父把唯一的医疗祈祷术浪费在了自己身上，满腔的悲愤一时间勃然爆发。

“你会死的。”这是他所能说的全部。

“阻止战争……我不能。”

葛立安的身体随着一阵艰难的咳嗽而颤抖，他的左手突然抽动起来，阿波戴尔心中不由得一紧。葛立安举起一片沾上鲜血的破碎羊皮纸，阿波戴尔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羊皮纸却从无力的手掌中掉落。

“我送你回烛堡。”阿波戴尔说，在石砾的摩擦声中将葛立安抱进臂弯。

“不，”僧侣含糊地阻止他。“来不及了。别管我……回来再找我……”





葛立安的身体因剧痛又是一阵颤抖，阿波戴尔不禁伤心叹息。

“你的父亲——”又是一阵咳嗽。葛立安仅剩的那只可以哭泣的眼睛中，一滴晶莹的泪水缓缓流下，他挣扎着说道，“卡立德，还有贾希——”在他的最后一丝气息轻轻逸出前，眼睛已经茫然地转向了无边的天际。

阿波戴尔在父亲身边失声痛哭，直到葛立安的右手不再抽动。战士的手拂过羊皮纸，毫无知觉地抓在手中。乌鸦的哀号在阿波戴尔和父亲的尸体周围回响，他在路边呆坐了很久，直到他可以站起来，开始埋葬父亲的躯体。

第二章 沙洛佛克

姐摩可的爱人瞪着空空的画框，而她却看不见任何东西。那里或许曾经有过一幅画，也可能有过一面镀银的镜子，但现在却空留一个框架，以细小的黄铜链子从私人密室的天花板上垂挂着。有时候沙洛佛克会凝视着这件物品数个小时，偶尔发出一两声咒骂或者对自己咕哝上几句俏皮话，偶尔也会在皮革与宝石装订的昂贵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上几笔。姐摩可无法读懂费伦的语言，甚至她的母语也使她感到不自在，所以她根本不明白笔记本上写些什么。她唯一知道的就是沙洛佛克可以在画框中观察外面的景象，追踪事态的发展，监视他的兵卒——他有很多卒子。

她盘腿坐在宽大柔软的床上一张边长八尺充满羽毛的床)，试着进入冥想状态。但她总是感到好像有东西在戳刺着她颈后的部位，使她无法集中精神。

姐摩可光滑的丝织黑色宽松长裤与床上的丝绸摩擦着，发出一阵嘶嘶声，使她纤细而强壮的手臂上竖起一片鸡皮疙瘩。她是一个矮小的女子，还不足五尺高，她既有着娇





贵女子光滑的皮肤，又有着狂战士巨大的力量。她的人生充斥着永不间断的训练，使得她不论在哪个方面都极为贴切地与‘杀手’这个词相契合。

她并没有闭上眼睛，只是让舌头顶着上颚，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和血管中快速涌动的血流上。

通常昏暗的房间和凝固的空气可以帮助她将精神集中于自身，但这次却例外。沙洛佛克的这个密室位于众多建筑物群的深处，很少有人可以进入一窥究竟。今天在这个房间中，死亡的沉重气息四处弥漫，挥之不去。橘黄色的烛光稳定地照耀着，烛焰在静止的空气中偶尔晃动一下，摇曳的光线使她不由得眨动眼帘。屋中的湿气使得她的丝织外衣贴附于身体之上，勾勒出她的每一条曼妙曲线。

数分钟过去了，她仍在努力进入冥想状态。每当沙洛佛克专注地凝视着画框，显露出颇为失望的神情时，姐摩可知道他马上就会要求她去刺杀某人。所以她必须保持自己的注意力集中。

“我的兄弟，”沙洛佛克突然说道，突兀的话音足以惊吓到一个缺乏训练的刺客，但姐摩可不会，“已经上路了。”

“你的兄弟？”她迅速反问，沙洛佛克迟疑了很长时间，才不安地转过身来。

“是的，我还至少有一个兄弟。”沙洛佛克回答道，她觉得这嗓音并不诱人——或许，还是有些诱人……

一股冰冷的寒意渗入她的脊髓，她对自己不禁感到愤怒。沙洛佛克有着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她对这点绝对确信。她警告自己对此必须要有所戒备。他绝非一个普通的男子，甚至连人类也算不上。即使是费伦大陆的野蛮人，与沙洛佛克相比，也更像是她的同类，难以捉摸的力量总是犹如薄雾般围绕着他，如同香水气息萦绕着费伦的女子一般。她总是会不断地想像着他浸淫其中的情景。他果断而自信，既不会因为心血来潮而莽撞行事，也不会执着于幼稚的理想而难以自拔，更不会无休止地追求闪闪发光的

